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四十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篤行

義門鄭氏者婺浦江人也其先出唐宰相滎陽之世浦江於婺爲山邑俗樸茂多淳質力田作梁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世同居宋淳熙間鍾氏同居者三世至乾道間鄭有曰淮者自滎陽遷邑之感德鄉居焉淮生照照生綺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以非罪逮論死綺詣吏請代事得白母張氏病風攣綺保護如嬰兒母適廁

必抱負就之數薦辟不仕卒賜號冲素處士當處

士世實始創家規敕子孫無異爨四傳至龍游丞

德珪青田尉德璋敦睦彌固爲佖家所傾兄弟相

爭死六傳至文嗣文泰而家益昌益同居者六世

歷二百四十餘年矣元正大中詔旌門至元中復

家余忠宣公闕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文嗣卒德

璋子太和主家政正方端慤嚴而有恩家庭中凛

如公府子弟有過雖頒白猶加鞭訶遇歲時祭饗

畢太和坐堂上羣從子姓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

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序

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以爲有三

代風冠婚喪葬不用浮屠老子稽朱氏家禮行之

家政日肅比距彥宏七世矣方諸父主家時彥宏

日侍左右助裁理益能以義亢其族與羣從傾誠

相周旋畀得其權心比主家確守成法如執玉捧

盈孜孜惟或愧前人是懼內外政益治鉅沒從兄

銘景㬪以次當主家以毋喪哀痛甚衆弗忍請至

終喪羣從固請而銘先爲贅壻於蓮塘張氏乃籍

所得張氏田廬歸于公乃復還巳自念居於外者

久不親家事而從子渭賢能負荷且宗子也遂告

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銘受春秋學於鄉先生吳公萊義畀通吳公大愛之與相親如父子然而銘與同門胡仲申翰晝夜相摩切而大肆其力於古學早失父事母黃至孝黃氏嗜鱢魚必徧求以悅其意會有疾倉卒不得魚銘力致之芼以香糝進之疾遂瘳奉諸兄如父進退坐起禮甚恭既出贅張欲貲産畀屬之銘辭請以畀其族子不可始受其三之一而外舅姑皆銘爲塋埋之他受田者莫如也銘面目嚴毅不妄言笑不妄與人交終日默然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臨事重然諾夙

苟取其文辭峻潔莊凝絕似其為人而從弟鄰華鉉字彥貞尤賢彥貞幼沉毅端愨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一言不敢狎事父母盡孝父疾病妻死不敢哭強色笑以奉湯藥天使聞也父卒哭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為盡白至終喪外舅張泌愛憫之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戕骨肉者多矣恐令兒陷之耶年未四十竟不娶以老主家肅然畏謹正已以蒞物於家範益增演修明之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不知孰親而孰疏也有家務羣趨並赴雖甚勞不懈不知

其事非已出也義浹仁孚和氣充牣過其門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也居家食貨田賦各有司者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諸子弟晝趨功夜聚坐棣華軒講說古今論理道至更餘始休雖貴仕不敢挾以爲驕子孫從化孜孜執親喪輒不御酒肉三年雖童幼不識廛市嬉戲事諸婦唯事女工守內教不使與家政內外甚嚴僕使通命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馬出一爲之不食家僮有施愛者父死亦能喪其所感如此彥貞方嚴尚風義有文辭而於人特恩揭文安公傒斯黃文

獻公濬方以文學重當世皆折行輩與之交一時士大夫皆敬憚之卽酣飲閒彥貞屢屢矣嘗不飲容也故人子失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延其家十口來浦江衣食之者三十年里中數獨窶疾者多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饑者輒周之不厭元季兵起州郡驛騷而將吏爭戰土豪並起 國朝兵取婺州彥貞攜家出避兵閒啓西[illegible]李曹公文忠躬爲扃鐍而遣卒守之事稍定遣部領率民兵二千送其家還里居後 天子以神武御海內疾兼幷之俗株連鋤去之是時詔天下繪疆畛爲圖涖役

者以賄敗蔓延諸大家多坐死鉉長子濂當坐弟

湑奮曰兄老矣吾可不代就吏乎遂詣理瘐死獄

中其後黨禍作犯者無實不實少所平反濂及弟

澋各爭先就吏請爲死獄具濂美鬚長身玉立屢

以繇至京師　高皇帝識之至是獄上　上憐之

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召二人至殿前

勞苦赦之賜湯沐飲食已問治家所以長久之道

濂對曰守祖宗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上大稱

善手黎果賜之濂拜賜以手擎至額出殿門終不

食懷之歸畢剖分其家人　上遣人詗知之歎曰

眞家法也欲官之溓辭老不任力乃擢湜爲江左布政
司參政吏部奏員缺特設參議官處之而盡以所
徵償寄借金歸其家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
以罪破壞而鄭門獨完人以爲孝義之報云自是
上生辰溓輒捧香詣闕下拜祝萬壽　上每召見嘉
勞巳　上患俗習澆僞益尊顯鄭義門以風天下
詔拔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畢赴闕召見擢用其儀
秋端正識明敏可用者官之而濟爲春坊左庶子
巳遷才門右沂爲禮部尚書榦爲監察御史溓自
成童至耄老言信行謹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

一以誠貌和而氣淳主家政有十七年望之熙熙
即之怡怡父與之處躁者恬而詐妄者中自愧也
湜奇警有長才貌甚偉初授官　上命舉所知以
同郡王應等五人對詔皆授參議皆能其官湜任
官負氣有爲輯軍伍決疑獄所創條教皆可爲後
法湝事宋太史公濂通經學尤精宋氏詩言慤而
信行和而謹議論根據仁義而循循家法一以勤篤
恭慎爲主本旣獄死鄉人識不識皆爲之流涕私
謚爲貞義處士當是時浦江孝義門鄭氏以家法
聞天下而吳文貞公萊宋太史公濂相繼爲其家

塾子弟所故賢子弟最多曰濤仲舒曰源仲本曰
清仲陽曰淵仲涵皆以行義聞源剛介有立志好
施與濤温恭有學造元季以文學有時名入經筵
爲檢討官危學士素稱南冠而北仕者德行當推
濤爲第一皆與宋學士濂爲金石交渭總家政勤
綜理有更繇戴星往來者三十年與人語懇款無
纎僞鄉人信服縣大夫問政悉利害告之方岳大
臣連辟召不就增田爲祠祭具戒勿質鬻祭之日
虔慎儼翼栗然若祖考之臨也　國初定賦郡田
一斛增其半力白於當道而蠲之有姻家析産以

隷爨反覆開告之不以親疎爲厚薄人服其均族有早孤者收鞠之有盜伐林木者僮禦之復爲盜歐僮妻急往省墮塹死禁僮勿訟給棺櫝瘞之而淵尤賢其內行甚修母病經年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夕籲天請代忽爾患惡疽不能坐跪餗藥餌以進膝爲之胝母病革思食西域瓜既食而卒淵終身不忍食瓜居父喪絕復蘇者數四杖而後能起服雖闋遇忌日哭奠如初喪元季諸暨盜作羣從子弟避東陽遇盜貲盡沒淵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裝往分之身沍寒不恤也從弟遭與

妻早夭遺三女淵鞠育長教遴名胄資嫁之家族
屬衆卽有疾不擇踈戚夜三四起親有死喪匍匐
身任從宋太史學好讀書爲古文辭已究心濂洛
關閩之學事太史公如父終其身其篤至類如此
蘄春王烈家燬於紅巾與其族五十人流寓浙右
處士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詞人貧不能養母淵
聞之慨然曰悲夫吾欲養得耶廩周之諸解衣推
食建渡濟物者甚衆淵爲人癯然不勝衣而矩度
峻整神釆卓然於倫品則雎然如春氣流浹不知泰
和之襲人也元季有薦爲書院山長者不就　國

初求賢詔下郡縣駱驛致請以耳聵辭不赴卒宋太史私謚爲貞孝處士而銘其墓子楷文有行宋太史公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異體同心臻於大康此謂淳熈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紾臂借耰秦法之凉肝膈閉藏慽我竊歎泲泗沾裳彼美鄭門上承奕葉內教外政規重矩疊日率其常耿光燁燁有子將將有婦洋洋無間戚䟽萃于一堂孰爲尊卑孰爲父兄至龢丕冒奚有畛封倘法其庭煦如春陽仙華卬卬浦水陽陽緬懷德門何日而忘

天合顧氏其先金華人也後徙合相傳以爲梁顧歡之後歡梁之隱君子也然世遠莫詳宋南有知言通黃帝内經人有疾治藥起之無難色歲大疫日夜橐善劑巡里而與之鄉人戴德焉生子曰商卿周卿商卿故篤行後以薦爲郡學官以明經講授出其門者出言制行皆鞠躬君子也鄉閭質平周卿舉進士爲奉國軍僉判娶貴族施氏女裝甚設周卿夜讀勤而假寐施戲泚筆塗其面覺而怒曰即出之再娶楊無子會商卿卒子幼抱育之乳爲有湩商卿有孫曰玉文宋季亂父申爲盜得抱父

頸求代被創不誅而免議婚應氏已納采而女墮折其脛或曰盍已諸曰婚有盟何可背也彼體雖虧行自若庸何傷乎竟娶之而應後盡婦道爲宗人女師玉文子鎔少頡稱神吳丞相堅以女妻之大母葉與其母應皆春秋高鎔事之甚順兄鎬早世撫其孤甚恩念族屬衆益闊踈正月吉與日長至大合族行聚拜禮以親之近者旬月輒爲會飲酒哦詩情文藹如也疾必視喪必弔暮必祇謁先祠大寒暑不問家畜二猫偕孕一既産出爲人所縶未産者往乳之及歸同棲而抱子人以爲和氣

之應鄉井孚化有赴愬不之公府之其廬里有陂
歸堰溉田萬頃當農功作必籍簿以利民里造版
籍履畝而覈具書之籍性端恪子姓有不善面質
責不恕而律身尤嚴日暮輒篝燈書日所爲于籍
不可書者不爲也年九十二而卒蓋是時天台多
賢儒陳茂卿吳清之吳直溫鄭景溫之倫與聞洛
閩之學故人修士君子之行如此

楊徹字嗣慶吉安人楊忠襄公裔孫也徹承家世儒
又知自力故學有根抵文深弘重客詩渾雅真率
行端謹清重類其爲人洪武中宋太史濂留叅政

中立朱尚書夢炎交贊之以爲有退之子美還聲勛貴爭迎致爲賓師吉安侯子陸贊以　高皇帝駙馬從受學入朝輿止不凡　上喜問誰敎者曰吉安人楊徹也●上喜爲召見賜食久之贊以襲衣冠見徹大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以久處此矣卽引去是時朝廷以不次用儒生儒生朝發而夕台鼎者比比有司連以孝廉文學僉楷書舉皆不赴以纂修起不就取足攏訟不謀他生理襟抱灑然徹簡嚴有雅度於古聖賢言行心慕而身行之於人無游言諂態教學者先操履而後文藝誦

論語鄉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納爲哉節飲食時動息忿慾是務戒故神守寧固隆寒盛暑無事爐扇比老髮潑黑而視聽精完其事親孝與人交久而彌篤與其時有權力不知者坐終日無片言偶知巳論古今竟夕不倦也士有雄視一世者見之氣失汗下部使者而下往往禮於其廬劉忠愍球稱其學探道原文範後世去就出處之際卓然陶潛徐穉之風云

王沂字子與江西泰和人也　國初與弟子啓皆以正學篤行高風節標表江右洪武二年子啓以明

經薦官監察御史明年子與以學行薦爲說書旣至上書論事授福建鹽運副使巳兄弟俱反初服恭愛隆治居必一堂出必鴈行身長玉立巍冠褒衣襜如也人望之如神見之無不肅然起敬者至接人色莊氣溫雍容都雅語簡理盡又無不樂就焉子與幼讀孟子即辨於義利稍長從師受周易業精自六經至濂洛關閩書靡不竟究旁通百氏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藴古今治亂成敗之道蓋富精察言之明而履之確也隱居教授辟舉皆不就而從學者愈衆隨材而篤傾竭底裏故往往有成

秉剛守毅葆醇而蹈道孝友篤至歲時埜祭循古
禮燕處深嚴未嘗啓口及人過失而軌範自然束
繩削而合也不以夷險易其操不以貴賤二其節
學者稱爲竹亭先生安成劉雲章稱其淵乎玄酒
之在尊凛乎太阿之未出匣瀏乎其清而挹之弗
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也使及於孔門則風
雩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綽然而特視
所合何如耳宋學士濂稱其履塗轍之正抱貞和之
素融融乎森森乎不可企也其爲文根抵諸經濡
涵百氏有益乎倫理不爽乎物則類其爲人云

黃潤玉字孟清浙江鄞縣人也生五歲侍母病夜不就寢家人異其知孝六歲就塾師坐立屹然不與羣兒狎書過目成誦塾師奇之十歲行道上見遺金不拾十三詔徙江南殷實戶實北京父當行潤玉傷父老行萬里輒涕泣求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少長不庸愈於老乎卒行抵北京受廛都城外十里所沙漠寒冱無人居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墾圃種蔬以爲活人不堪其劬而泰然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心爲嚴師以聖賢爲矩矱擇然後言確不可易焉揆然

後動端無所茍焉都城有富翁獨與一女居招與同賈辭或問何也曰瓜田不納履耳於是里中子多從之學爲文理致淵永舉鄉薦授學官用薦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斥藩臬郡縣之不職者百十人以楊文貞薦爲廣西僉事提學屏浮薄奬俊賢士風丕變改湖廣按察使時巡撫都御史李實張甚藩臬皆折節下之潤玉無加禮而連黜會暨屬二人皆實鄉戚也實大恚劾之謫知和州含山縣惠利有恩已請老去潤玉之學以聖賢爲一鵠以知行爲兩輪其言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

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此其所以學而道也自少迄耄老不懈性剛介寡交所稱許四方士若李文毅公時勉薛文清公瑄不過數人而鄉邦尤鮮與人言惟理道文辭一語未嘗及世故盖篤行之儒云

吳哻字景端世開化人也通書易春秋以鄉舉人太學與蘭谿章懋安福劉戩四明楊守阯交責善輔仁多所裨益既而諸子皆舉進士位大僚而哻久不調太息曰親老矣尚有擇祿爲耶就江浦教諭迎其父就養教人講學爲文而以敦本力踐爲先

務學東有隙沮洳鑿池種蓮亭其中曰求樂與往
行人杲日淪浹灑然於吟風弄月之趣相樂也提學
御史及按史賢者僉以爲有道實禮之父之乞終
養歸朝夕養志不違燕適諸可以娛親心者靡不
致焉執親喪一於禮老猶毀頓與弟睦怡怡友愛
始終無間言追復遠祖祠田歲時祭掃脊[illegible]不脊
訓告以合族鄉閭質平獄訟衰息焉[illegible]學[illegible]爲已
不溺於記誦辭章之習自江浦歸家食餘二十年
郡邑子弟及四方來學者屨常滿嘗書大極西銘
示爲學本原及舉曾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

為窮理之要又謂學者曰學欲有用須養氣氣克即天下事無不可辨者人士即所居稱文山先生御史余廉主事林沂潘府皆薦其才行可大用格不報楊文恪爲吏部欲用爲提學不果寢疾廢不興謂其人曰消息存亡之理吾見之審矣即死何憾索筆書遺命數條命子孫以耕讀爲本業忠孝爲大閑喪葬毋狥俗爲禮既葬遷正寢而終

許繼字士修台州臨海人質高朗自兒時屹有成人之志以古賢哲自勉會賦詩者逼魏晉言暢而旨深一時名流咸歎賞而士修不自足也玩心天

人窮賾探微將大究六經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言必規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進退咸則乎古之君子而一無所苟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藴汲汲若或失之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戚其志與天台方孝孺友善相切磋不怠繼甫壯而病瘵三年而孝孺每見之未嘗不覺其獨進也比死神志不亂洞然於晝夜死生云

李宗栻字敬甫吉安安福人家武功山中好古而苦學童子時與羣兒戲父怒之取紙一幅畫爲百空格號之祠下責之曰汝即不願學遺汝農願則書

百願字宗樸乃蒲伏握筆作九十九願字而署其尾曰學未就不敢盡書遂自厲於學題讀書處曰單鎗疋馬做去無靠他人烈火紅爐煉成方爲巳物盡治心之語也入縣庠歎息曰先王設庠序以明倫復性豈徒爲科舉發迹即思近裏着巳以求放心爲宗扁其室曰寤室寤寐與伏自容止食息倫理必以古聖賢爲則而尤篤於孝其事親動循古禮服勤浣濯必勞力不敢委諸人日有錄自省攷其心之隱微所至與所未至也取思義怒思懲而兢兢於慎獨曰求放心自謹獨始大都學康齋

學而於文公格物九條所謂察之念慮攻之事爲者爲多張都御史鰲山少受學云然惜早夭三十二而卒劉御史陽曰窮室在往昔獨學無友乃志勤而行篤不空言豈特彬彬然可語樂羣論說要眇度越先輩矣然語篤行不欺求之顧難也予悲之嗟乎人不競年耆耄者不少矣譬如爲山顧中路摧之靳焉使人有茫茫之嗟悲夫

何屋字朝舉建昌新城人曾祖澄起家訓導洪熙初以禮科給事中直弘文閣致仕歸有賢行屋遺腹子毋夫人鍾愛不欲勞以學顧夜藏燈苦自力於

學然不專科舉業涵養力行以聖賢爲必可致會
里中賢士鄧康從羅修撰倫游有省歸與屋等五
六人日夜自淬於愼獨克己之學至終夜不就枕
窮年不出山蓋專苦如是家故裕仲兄豪主家政
而家落有勸分者拒不荅兄所責逋括所有代之
償無慍色於是貧至無室以居至懸磬晏如也母
喪苫塊晝夜哭不絶言動蹉跌一於禮哀毀幾不
能生一日病且劇所親持肉羮半盂進食之曰助
滋味無滅性輒哽咽不能食竟却去子疾甚同醫
入室診撫膺曰死矣亦未嘗一日離苫次出殯時

霜重氷膠徒跣行十餘里至足破血流不自知廬
墓側三年無識不識無不嘘唏歎悼曰孝子孝子
也嚴義利之辨毫介不取官戸曹司泉貨出納精
嚴不滑於利誘　正德間逆瑾聞屋有古琴一張
諷欲得之屋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竟不與出
知程番有反火屛虎之異歸授徒著書忘寢食不
厭尤邃於易易多所自得後進生從質經疑義不
遽應從容玩諷竟日乃扣兩端以告問者心厭而
反平生無虛言飾行第進士仕三十年蕭然四壁
無贖鍰之金纔沒子孫貧不能自存或贈之詩曰

二千石祿位非小三十年官家尚貧人傳誦以爲

實録云

王太史材曰蘭阜悃愊自守不能苟悅時輩蓋所謂伏忠信而任風波者家落於兄撫兄之子若子卒之日兒子贏於巳子推此可以觀其行矣平生翁尊易筮每揲筮無不應豈其心誠靜與神物通故歟

伍雲字光宇廣州新會人少軒整與人語惟其所欲語輒語與人交爲善好之如巳所欲爲必以强人爲之垂四十與白沙先生陳公甫交大悅之惟其言

之爲信於是痛自覺察改革素習嘗激昂厲聲語曰雲不自樹立爲人不如死曉夕約己以進無憚勑焉南山南有大江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題曰光風艇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乘艇獨釣若設茗招陳先生共啜悠然坐艇尾賦詩倣倪八極先生扣舷和歌不知天壤之大也於所居北巖爲巖亭不盈丈中閴寂視之窈如也以多病杜門息交焚香坐亭中往往竟日別於白沙築草屋三間曰尋樂與巖亭往來居之蓋將詣極乎其深不至不止也雲篤孝於事死尤嚴謂禮之

興廢在人後世無以爲邊豆之費則不肖者有以藉口乃劃田若干畝以供祀權以所居宅爲祠有祠事必誠必敬月朔望必祭祭必夙興端拱立祠下俟事竣嚴肅無或敢不虔者已乃大營材爲祠未就卒

李中字子庸吉安吉水人少受業於里老儒楊珠珠教謹尚行其學自傳註遡濂洛而上能窮理道不爲纂榮勢老而醫無子貧授經爲活未嘗見戚容出其門以解釋者據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中與語悅之曰吾學本之明道明道其醇

也吾未嘗以語人聖人與人何異為之而已夫財利人之所至欲也勢喜於此不可以語道吾嘗有言金用火試人用財試豈天有淺於財而強於義者乎懲之矣夫是守聖於人而實之學遇大雪食蔬室無煙火讀書不輟忘其饑寒之在身也為景陵諸生月廩分以給貧乏之需人敬憚之正德中舉進士吏部擬言臺諫不往授刑曹郎上疏言今大權未收儲位未定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

財用理官政日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而　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他指斥尤多飽食藁坐以待命謫通衢驛丞聞者歎息曰子庸辭言官不就乃顧以言去耶擢按察僉事守道不阿忤都御史意爲所劾朝論理之晉副使提廣西學本身設教不事言辭擇諸生處五經書院晨暮勸講人士嚮之累官廣東右布政使忤撫院又見劾朝論理之謫叅政四川至數月乞休去人問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家法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皆天理流行參以毫髪意氣不免

過高之病皆私也進僉都御史撫山東政務存大
體責成有司陞副都御史督漕卒於官中氣貌端
重危坐終日不傾倚步趨如有循望之儼然不可
犯而意態安適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得曲盡其
意意所不存王公大人不阿也與人言注目傾聽
聽言析理無億逆比昵之態世事曾不經意至當
事決疑衆人偷靡於利害得失噤不敢發者灑然
脫卸若江河東下而不可回也仕至大官而俸給
不足供朝夕居憂時留門人食貸米以爨斧浴器
爲薪會日暮竟不及飯而別中既早聞學以何思

何慮爲操準又更困頓停蓄操習故懲創履道必極於茂實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爲主本閑邪爲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爲實際處謗不辨見忤不咈門人羅修撰洪先以爲間世一遇未足喻其難焉

趙逯字子重東平人成童文驚其師師避去力學苦勵舉鄉試講易於蔡祭酒清蔡治朱氏易有精詣得逯大說之盡出所明於是蔡易北行東平矣丙辰以母病不就試母強之行試畢夜遁癸而歸母卒持喪毀瘁執禮州太守每過服舍問之見逯哀

頓輒太息而還後試禮部不利棄去不復就林居二十年探造化生歛之賾驗倫紀貫綜之實核古今迁合之變考藝文興衰之故克然自得發爲文蔚如也逯傳覽多通尤好濂洛性理家言在本朝獨好薛氏録曰三日不讀心過滋矣州太守聘修州志黜仙釋崇義烈他無徵實者不録或橐金帛有請太息曰吾容有邪德耶此物奚宜至哉少議論踔厲好面折人過晚更和粹不以巳長格人所交皆一世士與少傅蒙城石公瑶叚厚善石當國不通問崔子曰山東古聖人鄉士蹈道而遺聲利

固性成者哉

徐聰字文傳鄖城人篤學清修自少以孝廉聞母嘗病思櫻桃非時無從得聰泣禱徬徨林溝中行求之乃竟得櫻桃歸母食之愈於是人頌稱徐孝子矣以貢爲醴泉縣學訓導訓其徒先行後文制外蘖內端習程規兀兀不少倦士習勃然動巳翕而從也於是與講肄唐虞周孔之業攝乾州學乾人士亦孚嚮之於是醴泉饑錢參政出帑金千檄訓導行賑或問錢何捨縣而任學也錢曰人也孝而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時饑婦有剥齒食者

縣捕欲法之訓導見之泣曰不能使之不饑而能
使之不嚮乎夫剝嚮以救死也而殺之是不忍於
嚮而忍於殺也不可於是婦得免無何免官猶聚
徒濦上說先王不以老病廢怠云李夢陽曰予往
來奉天之墟時訓導罷矣乃士人猶往往能道訓
導事南度濦濦上人至今稱恭儉鯁直篤行躭學
必首訓導稱濦亭先生約之身摛之文鈎賾而探
微先民哉
張鵬程雎陽東陵里人也以易教授於鄉諸生中有
器業安貧者輙周之令學雲鵬治經不臆人不苛

探曰先儒有訓其索隤而辨悉矣心龢氣逸故無從入又柰何乎背之其教人曰寡慾以養身守身以能官是操領也夫塵颺而水則濁繩直而木乃度故欲熾者心亡巳枉者行乖崔學士銑曰先生知學哉先生不得進士知三縣又不遇而退老於東陵學貫悅心不憚曲遇政貫定民不徼赫奕仕貴獲巳不嗜厚成詩曰豈弟君子於先生見之矣濟南生蔡天祐感雲鵬教思礪行以酬知蘄學士表其墓如此

馬貴字尚賓三原人馬尚書理父也祖仕禄當元季

時知將亂命諸子析居以圖存子彥貞遷三原之
王村居焉無何亂果作避淳化山中而免子仲良
愛人好施遇橫逆謹避不與校其母兄歎之曰吾
弟所謂伏樹葉下恐頭破者也與異里王氏子遊
王服其信義來託隣就爨焉其廬舍有野鴿千百
托止之異臨終遺訓篤親睦隣爲諄諄責其子也
先生穎悟過人長嗜學桂太守棠幼同學講習常
至通宵博通百家尤精蓍凡就以決疑者必語以
天人相勝吉凶未定之理占或本凶能如是則吉
占本吉或如彼反凶所占多奇中人益敬信因而

攺行還會者甚衆祖毋徐誨之曰吾聞諸先生云道在中庸一書盡致精乎於是貴與師處士敏研精於爲己謹獨之學日夕相切磋所居中路有橋往來相送恒至橋而別鄉人因名其橋曰分襟嘗月夕並坐橋上有徵論忘其久有過者問之始知爲將曙也蓋篤學如此久之渙然於中庸之理遠近學者就請質往往得所未聞太息曰靖川先生說中庸如百骸被刺痛皆切心何其熟也父疾刲股和羹以進疾良愈與杜太守師處士居喪皆廬墓盡毀瘠以三孝稱之將終沐浴端坐更衣而逝

張汴字汝懷鄞人都御史時徹之父也生而温恭願慤不習狎長循矩矱片言跬步罔有愆忒其爲善如饑渴之嗜食飲其不爲不善如揮螫去棘惟懼其及之也其言曰天遠乎哉夫食息動靜與偕而不可遺者天也一念少差卽陷大僇奚必震雷奚俟禍災之及嘻可畏也孝友天至父母有疾卽憂形於色中夜聞咳唾雖盛寒必攝衣往省比卒毀瘠築以楚傷仲氏蕩弗立官府役歛歲時賓祭咸獨力支之諸從子以窘棘出徙則涕泣不食者終日族黨無少長貴賤一接以禮每廣坐譁譁四起獨

斂色正容屹不動而譁者爲衰止也人質平者即弗直無誚折傒其辭盡徐以婉言譬風之咸唯唯而解聚族人子弟而教肄之俾各知義方臨財必損已以裕人魚塩細碎稍弗當其直爲終日不懌嘗行市得遺金徧迹其人還之僮以金易絹謬益其一命止舟待竟歸之始食貧惠濟弗怠人以爲難臧獲有過不譴責惟諭誨使改節情事身以勸率之或宴起則沓沓行户外咸驚曰是家主履聲也乃起盥不欲傷人意類如此若展省先壠勤葺治禁芻牧增祀田培益塚木宗人賴之教諸子自

懐抱能言輒教以說詩學禮少怠必撻楚曰心易
放如逸焉不可控也子入官每遺書諄諄以無犯
官箴侈服食爲戒晚膺封誥而茹服菲敝不渝平
生足迹不涉有司與鄉族耆老月爲會道古往陳
鑒戒爲樂勤小物劬劬終日至白首不衰子泣諫
止之曰天有常運日月有常明造化然且不息况
於人乎令素飽終身爲天地間蠹物殃不救矣疾
革子婦請醫禱弗許曰大命也强求活之逆天恬
泰而逝族子文定公邦奇稱其恪畏天人祗修不
懈忠信貫金石淑心純行刑家邦而範來裔盍幼

習見焉而心佩法之

萬吉字克修宜興人方嚴剛毅始爲士以爲爲學非有廉隅墻壁不能自樹因頹靡者衆也於是斂束筋骨自禮義廉恥大界限以至拱揖進趨冠履食飲之節晝地而蹈終始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謔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搴衣蹶足箕踞跛倚之過未嘗一動其容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儀節深心欵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常父暴病一夕卒毎痛不及藥哭輒隕絕病瓩然骨立或往解慰之聞哭泣聲亦酸楚至不忍出解

慰語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毁不衰於父喪與弟詹以友愛聞邑中共被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詹亦謹厚有兄風康弟哲生不及父卯翼之所以成教諸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閨門化之未嘗聞誶語嘻嘻之聲諸子弟烝烝雅飭無佻達宕佚華矜之習對人面目清冷少寒温語然久與之處真意溢出外有邊幅而內無城府至其處宗族姻戚間恩意篤深即婉孌多兒女情者莫及也長姊年十九而嫠抱三歲兒依吉居吉敬而矜之米鹽絲絮薪醢不待需而給如是者三十載爲請

于有司而旌焉其自奉泊然衣未嘗問精惡室無
媵妾館無圖書古器伎藝之翫居家手不識握筴
計帳之具然獨喜施含至歛歲家人節口而食以
有施也族人有緩急既自罄其貲與力而尤醵其
闔族之貲與力以濟之三族中待飽饑衣來婚子
嫁女者若千人吉既以繩檢自律亦以之律人人
有會雖在后輩必稱嘆推引以爲賢於已人有過
雖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義有遺雖田夫野
人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及引義爭是非雖達官
勢人鯁鯁反復伸巳說不婞婀也自少爲縣諸生

遇時節於朝賀儀及春秋祀文廟諸生泄泄具故事而吉獨齋沐將事鞠躬屏氣如面君師嘗遇大臨諸儒生或言笑自若吉獨匍伏哀哭若私喪然一將以誠意是以諸儒生不敢見謂爲迂濶而因以竦然動也學誠行尊爲儒生宗嚮訓導桐廬欵欵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教諸子曰願若輩爲好人不願爲好官孜孜好善益老而益篤學者稱之曰古齋先生在桐廬時提學張公岳署上考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爲得其實吉性剛毅晚更和易易親其行已類狷而志廣强於好善至

老益篤與唐春坊順之周教授衡相切劘於學不

衰子士安吏部員外郎士和禮尚書

盛寅[illegible]人嘗夜夢有寄椒于家者急欲椒私發用

之寤而深自訟曰此素日義利心不明以致此迄

不能寢坐以待旦

胡大器字儒道徽州休寧人也爲人循循恂朴已請

學於高陵呂先生仲木先戍鄉先生謙之確修實

踐呂先生爲北祭酒從之北入大學爲諸生呂先

生遷少宗伯之南都則改業南雍從之南呂先生

毎稱其志學堅苦可與共患難也已先生歸高陵

又往省高陵會先生病卒親藥視含斂如喪父然始大器以父事呂先生至是數千里外獲侍疾侍喪竟成其心關中士友咸嗟歎稱之大器敦行孝弟訥乎言而炯乎心事父母盡孝有疾旦夕不離側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居喪哀毀祭葬一循古禮不用浮屠言伯仲商燕湖先後卒大器始聞疾則亟馳侍藥比卒斂必親扶櫬歸哀疚慘切動行人視諸子如子族有堂堂中祀釋氏倡修之扁曰禮祀堂以祀祖撤釋像歸之僧建著存樓作宗譜別創書室奉呂先生像而時祀之忌日哀慼如所

生又率鄉士友刻先生遺文以傳與同門生引道執籥切磋勤厚交久而彌篤友人程爵死南都大器歸自高陵走哭之爵遺子幼與初議婚者乃背盟大器嗟歎久之曰柰何乎於朋友以死生二心乎告其柩許字以已女選銓曹或諷爲先容大器曰崇卑有命吾聽之授南金吾衛經歷卒同門悲惋王祭酒材志其墓推先其篤行云

崔學士銑之敎渠南也則有鄉寧王生培齡武安韓生永齡輝邑牛生世昌賢皆夭死培齡父爲相州倅從至相事學士受尚書出惡衣而徒人不知爲

郡倅子也崔有酒會匿不與清言妙悟考言絕於口即他友侵譙一笑而受之韓牛從學士受春秋韓好古樂學曰經非文也聖可思也日思企聖賢之武牛生孝友與人交先諗知所志而後與之言容修於閨閫行慎諸布武其歿也崔子深痛惜之作三生誄牛死妻從死父母慟而相繼死

約論曰今世俗靡敝亟矣高者玄悟徑詣薄行檢抑譬諸鏤氷然非久而亡之彼先行後言慥慥恂恂者先民哉先民哉嗚呼根心者微本性者粹踐跡者質彼飭行者績璧者也

皇明書卷之四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孝行

明興　高皇帝重教化務民於孝慈順弟之行著令言府州縣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所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覈上聞旌門閭除其家繇　列聖申飭不啻守爲成法正統中下詔言國家所爲褒表節義順孝所以勸勵風俗導民先路也近有司玩爲故常富者曲爲保勘貧者終不上達民何以勸焉今後無論貧富巡按御史

即與保勘奏旌稽留者罪之成化中詔民以孝義
獲旌表者年六十即賜冠帶服節婦照八十以上
例賜帛米肉而諸以割肝刲股卧冰至傷生者為
不孝毋得旌諸所為與善防微之意篤矣
洪武初有王中者母没廬墓所哀毀致瑞泉之應有
李英者力貧養母母冬必温衾席母病疽吮而愈母
病帶下取糞嘗驗易劇母卒廬墓三年有周炳者
事母焦至孝母病篤禱天求代而愈後復病思食
獐肉求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得以供復愈有趙讓
者母没廬於墓虎猝至讓不怛虎莫之敢傷又盜

六人夜入廬見其哀苦遺之鈔而去與侯昱李文
選顧仲禮俱得旌是時有給事中魏敏者在吏科
以母病謁告歸省未至而母卒斂即走墓所哀慟
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者三年國子生張翼者
父母卒皆廬墓三年慈烏數百旦暮悲鳴墓樹亦
三年鈞州人張宗魯少失明長遭元亂負母路逃
難妻被之以行歲饑賣卜以養妻採野蔬佐之天
下定奉母還竭力爲供母卒仍求其前母三人遺
骸合葬之父墓命表門
洪武初山東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疾割脇

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岳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
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服三年今百
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毋使傷壞風
化逮伯兒杖一百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
行事例行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
其樂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斯
又懇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卧氷割股前古
所無後世亦止間見至若割股殘害尤甚且如父
母止有一子割肝刲股或至喪生卧氷或至凍死

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其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藥醫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冰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正德中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也何孝足云乎况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

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李都尉貞盱眙人岐陽王文忠父也尚皇姊長公主貞性孝友母太夫人嚴忤其意輒叱責貞嘗侍食母怒投食器於地貞跪徐拾之恭敬愈至父既沒有弟四人求分財異居貞泣曰父沒而母存苟分異老母得無不可乎先人諸所有田廬母沒後隨所欲取之吾不取也諸弟皆媿服

姚孝子玭淞金澤人也八歲好讀書貧弗自給從里中大姓林氏塾師所就讀之業成元季亂玭奉母陳避於野遇河不得渡母泣曰吾聞古貞烈以辱

身爲死兵至吾誓不受辱不如死也遂自沉玳急挽不及與俱溺頃之負母出而母子復生數遇盜中流矢佯死伏屍間得脫去奉母過湖巳又爲淮兵所得疑從苗中來縛送泖上軍辨得白將署爲部吏朝夕思母不置泣以告許之得以小舟載母遁母病思魚食暮夜無所得有烏獱致白魚盈尺以爲供後兵息湘臺聞而辟之以親老辭不就人益高其節云

鮑孝子興者山東鄒平人故業儒讀書問學元至正間隨父宦浙中值兵變避吳淞益困乃棄業積居

展貨以爲養母王病竭貲致醫藥母喪守廬墓三年形毀骨立人不堪其難服闋復轉貨以養父慮其父缺侍置大樓船載父俱行游江湖間諸服御物畢具取玄真子漁青樵青以自號曰漁樵主者云

毛聚德玄者萊州掖縣人也幼事繼母秦盡孝冠至衆驚走秦老不良于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冦問曰爾寧不畏死耶何不避也聚泣曰母老安敢自求活乎冦不忍犯避地崑崙山會父病夜渴求酒飲山深多狼虎弗可行聚徒跣走出山乞酒還飲

父父飲之而愈與兄弟分財恣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塟將及壙或訛言盜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忍棄之乎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遭世亂人取其塼殆盡聚買地瘗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資嫁之塟族中不克塟者十餘喪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隣里貸不償者焚其券有過宿者旦遺錢數百緡而去聚追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曰安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孫紘綖皆以道學名

吳宗元字長卿紹興山陰人其上世有諱翥者以學行聞門人私諡爲文簡先生後遷爲諸暨人宗元孕十有四月而生幼發智屹如成人蚤失父事母甚恭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宣慰使辟用之大息曰母耄年得力田爲養不啻足矣力謝免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宗元號慟幾絕服除久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喪已念父母没唯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浦陽鄭義門謁焉得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如獲寶璐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手

齗食哺之宗元益堅志自力製家敎一篇訓飭[illegible]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隣族之事居多宗元性恬冲於物無忤貌淵澄山聳出言不繁而咸中肯綮其與人熈然如春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寸遇風日清美輒箕踞坐吹之聲振林木晚歲視聽行步如少壯歲時坐中堂子康髮盡白帥孫曾雁鶩行以進次第舉觴爲壽宗元頹如也及卒朞功緦麻且千指就位而哭州里更相吊十數里哭聲嗚嗚不絕云

朱環者婺義烏人也赤子時無兒啼聲仲父桂無子

餐爲子巳桂生子璧及宗周頗疎外環環事之彌
謹服勞事不知有寒暑也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
上欲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璧夜發
之去復誣環桂怒褫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
環涕泣謝過終無一語辨其寃桂雹使日甚環五
六年間瀕死者數矣恒順受無怨言桂死遇璧益
厚璧子慶多暴遇死獄環竭力營救卒免之環有
子日元女日壽元末縉雲盜𥧌砦若峽源山將刼環
奉之爲謀帥環莫之知也元聞遽歸走白父當速
避環老憚奔走又以謂亡是事不聽涕泣請又不

聽罵之元度令賊縛翁去詭爲曰翁非反盜者必殺盜庶有明也伏垣下賊偵騎至立殺之以血手入示父召貧之去未幾台賊獲環亡奴在焉吏引環逮之獄時所司方患盜凡盜獄所連逮多論死會元病不能起獨視妹而泣妹壽奮自前走法曹椽泣祈哀竟脫父而歸人稱其世孝云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世爲農孝子長身美鬚髯朝耕暮讀舍談古今事亹亹也雅愛宋名臣言行亟稱之時以爲省括爲寧海州吏用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壟結廬其側苫凷曠野中

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毁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類面已輒詣墓前拜父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反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徃廉之見孝子肅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堊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洪武末用重典肅而得慈弟二人焉烈婦二人焉具修撰王叔英所爲傳中然皆莫得姓名悲哉盇京師有伯兄坐法當死者其弟二人各自縛訴于朝請代　上問故二弟皆曰臣少失父非兄無以有今日今兄

當死誠不忍見兄死而獨生誠得以二人者身贖兄死足矣 上陽許代而戒行刑者曰令無難色者舍之二人皆延頸待死 上大嗟異欲并其兄赦之御史大夫寧持不可卒殺其兄此可謂順弟矣有戍卒臨刑與婦訣戒之曰吾死汝年少當再嫁然愼勿嫁軍人若官人必農夫樵子庶幾保也語時當深塹婦謂夫曰君尚未知吾志乎妾請先遂投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簪求酒肉啖之曰當從子俱死趍視河橋上見夫死即自沈又有兄弟有黨禍被戮者其姊姒當給爲官婢則泣曰夫

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義猶難獨生況他辱乎遂自縊是四婦者皆可謂烈矣其他有名可著者有黃巖陳圭仙居朱煦臨海危貞昉之倫

朱煦者福州大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擊之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令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遝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

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將往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即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死嗚呼冒死得免於刑幸矣而又卒父子俱以病死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黄巖陳叔弘坐贓論死其子圭請代　上哀亶欲原之刑尚書來濟以爲法有

常不宜撓法開僥倖之路論如法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

危貞昉臨海人事父以孝聞父以陵川丞坐法役江浦貞昉時爲郡學生號泣請於郡走詣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力役大母范踰年九十旦旦悲啼思念之誠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菽水之養終天之恨或及其身臣大馬之齒方壯願代父作聽父歸養雖即死不恨惟 上矜許疏奏許之貞昉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然貞昉質尫甚不任勞竟死

昉迺朱氏易兼能學唐人詩歌讀古書遇忠孝事輒繳衽思齊遇交友患難蹈湯火不爲利害惑卒年僅二十八聞者莫不痛悲之宋太史曰孝哉危子不以身自私是時大制以鄉師統諸閭長督科繇常熟人虞德良與長子俱坐逮法當死季子宗齊私念曰父春秋高萬萬無就逮理兄冢嗣也宗祀攸繫且未有子吾幸有子倘得代父兄死含笑入地矣卽詣吏自白曰宗齊精力強父任以科繇事不自意陷刑辟父若兄不知吏按章訊問一一引伏斬東市顏色不變年甫二十一云

祝大昌處州麗水人孝友出天性能以色養父母意有所欲候知之不言而事集一日不見皇皇焉如失重寶得一甘味雖百里外必歸薦之乃敢食母疾晝夜煉藥奉湆藥以進衣久不解蟣蝨叢生其間疾病走禱於羣祠且泣且禱不成聲見者爲墮涕及母歿號慟幾絶諸復襲褉綴斂殯貧袝一衷於古禮會煬人不戒火起勢烈甚急莫能救大昌伏母棺號慟誓與柩俱焚火忽自滅既葬如有望而弗至既而曰是將何以解吾憂乎乃肖二親像于堂祀之如生存州里異以爲古𧪜順丁蘭復見

也事兄公亮如父家事小大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弟公直没號哭頻仆乆乃蘇孳孳以同爨爲家政請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姓分任其事視勤惰而勸懲之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睦不聞人聲三世一體怡怡也或間之分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爲吾不睦不友之過也故處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大昌風儀岸持會談史上下數千年治忽幾微如指掌尊賢重傳平心率物未嘗以好惡有偏徇故舊貧寠者周之死給之棺歲儉輒出粟平糶元季青田盜阻民不得

鹽食出所儲鹽惠族姻下及閭井鄉人咸德之畨
閩徵辟不應竟隱居而終
封尚書黃性字思恭浙江永嘉人少保武英殿學士
淮之父也元季亂方國珍據温台諸蟻附者勢燄
動閭里性杜門不交歲大侵家落躬粗糲而養親
必豐天下旣定家復振推其餘以贍親戚鄉黨內
弟王時中孤貧無依性撫之資之學已資之入太
學爲諸生及授官坐事沒其家有司以性同居併
沒之性叩有司曰產嘗籍不敢辭願得先祠神主
及先世遺文耳得之以傳其親戚曰幸爲我保藏

之如先德未珉吾當還此不可失也求先御史檢
法袞於宋所受告身亡之則大慟旣至京訴其狀
於朝得釋歸而告身實未燬復得之則大喜曰復
此它萬金不惜也後子淮旣入春坊爲學士事
仁宗監國屢有問賜洪熙初進封榮禄大夫少保
户部尚書武英殿學士如子官於是性年巳九十
矣益惇謙謹雖五尺童子必接之以禮隣惡少嘗
侵其蔬地弗與校惡少后復侵官地吏逮治竟寛
之閭士陳興祖者淸尚人也與厚舍客死永嘉斂
瘞之盡禮而繪其像時時對焉後淮謝病歸日侍

父子陶然比得疾手書數字付淮大要以忠君報國爲重而喪戒循禮毋近俗卒詔遣官賜祭葬加厚焉

周鳴字岐鳳以字行吉水人翰林侍讀叙父也十歲居母喪致毀如成人以經明行修薦爲桐城學訓導職修迎父養而卒奉柩歸至小孤遭風扶柩哭誓俱沈而定授卽墨主簿與御史辯死獄當貸爭甚苦得白會兵興賦卽墨鐵充軍需岐鳳疏以爲卽墨非鐵所産而府庫所積鐵尚多請出以賦軍蘇民力所司又令民輸豆准秋稅米已復徵米而

以欽償豆直岐鳳疏請從初令信於民俱報可下後坐累免官民攀號送者皆流涕永樂中選爲漢府紀善王迯有端開寶賢堂招奸俠爲奪嫡計岐鳳作堂箴千言寓規諷冀格其非心駕北巡王擁兵重自㛠又諫之王怒令衛卒詬辱之搆逮錦衣衛賴　監國察之而免岐鳳性孝友撫二弟甚恩合三從兄弟子一爨闔門千指内外無私蓄著家範十餘條令子孫世守之羣族人子敏者令學經尤急於濟人之戹有旅被盜傷而病皆迨盡延留而藥之傷愈解裝齎而歸之著尚書通義春秋

纂要行於世

孫貞字宗正翰林侍讀曰恭父也南昌豐城人爲紹興府教授有施御史者按郡張甚私於給傳徐氏子命充廩生貞持不可御史氣爲沮一日心動走歸省自南昌聞父喪致哀三年服闋調漢陽漢陽諸生素鮮儁教誨專力後三年得舉者十一人不偶者僅一人有張通判者廉坐誣繫不變會詔下教授得舉賢卽以張應詔陞按察僉事張貧無以之官復資之陞國子博士祭酒司業僉遣子受業宣德初以母乞歸朝夕親側足不至縣庭年七十

五卒貞端謹廉約事必慮始終故歷官三十年夷坦如一日官太學時闔其燕居之所閉諸子居止授以經初欲五子各專一經尋以長子當督家取外孫鄔在恭足之後諸子皆有成而鄔亦第進士爲御史訓率諸子有官者尤嚴曰艮爲御史同居成賢街每夕歸必問以今何治治獄有伸雪否對不當意輒責之人謂他人爲御史獨一掌院官曰艮乃有兩掌院官盖其嚴也曰恭分月俸爲養不受比歸老寄所得　上賜銀帛不發封還之曰我幸足可自留養廉自今勿更致也諸子官外京者

致所需物皆却之曰無以我故爲汚辱故諸子守官箴皆恪則教之力也與人交勢不附窮急不棄爲國子生時與同郡盧淵同舍湘陰夏原吉交教授紹興時與李太守慶㑹後淵官侍郎原吉慶尚書未嘗一造其門同鄉楊運副逮獄出病骨立舁至門求假寓家僮懼其病相染也辭之貞歸見露卧街祠下大驚曰人各有命何相染之有乎延之入病竟以愈其篤義類此

贈侍郎鄺子輔宜章人尚書埜之父也有學行家教至嚴埜任陜西憲副時常以俸市陜褐一疋寄之

父大怒以書罵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當洗寃釋滯以無忝任使從何所得此禍者乃欲以汚我耶即封還責之埜念父甚思一見不得時父爲教官會秋試聘考官埜謀于大僚得往迎其父父又大怒以書罵曰此子懵如此汝居憲司吾爲考官將何以防範遺誚于人矣埜迎書跪誦泣受教後埜所歷官清謹本父之教也先是國平邑知縣王滇者坐逮刑部獄法司卒掩滇居得滇在平邑時父升遺書言凡爲官須廉潔自守貧者士之常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

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以謙敬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及先儒理性之言於此見得分明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蓋仕與學不可偏廢也人便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非所覯也

高皇帝發書讀嘉嘆之遣使賜金帛復其家

黃玨字玉合餘姚人性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輒有中時喪母哀毀如成人以庶母讒失愛於父而孝父益篤父令諸子析爨於家貲聽諸弟所欲及父沒竭力治喪一不干其弟每譙語及母輒涕泣

不能食家祀祭極誠敬將之有富人兄弟欲訟者沮弗聽請絕交事得解兄聞之大感奉金爲謝珏笑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平居以教授自給晩益空乏而胸中曠然依壻劉景祚以居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爲文字飲疾病謂子熙曰吾歸矣汝善持而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

胡瓚字廷器其先合肥人也生而穎然患左目眇父令癈學獨授之孝經大學而精識卓然年十五諸父同居異食尚嘖繁言瓚請父割田百畝若別業大屋畀之居諸父爲感泣瓚事父及二後母孝迎求

所嗜走而䟽之父母感說父没痛至則悲終其身伯兄欲分業瓚約分外計金爲二弟婿自跨一驢負米蔬如野力穡已積金百斤田十畝即出其餘周婣戚之貧者助人之失時不昏嫁若不能㙁者就橋之中蝬者士夫過其里必致之廬供具之徒者載以馬過數舍乃返鄉人質平有世家者兄弟訟累年矣又赴逮瓚途遇之陽問之曰子亟役於官乎爲他姓牽訟乎何僕僕也兄弟各言實瓚邀至家感以天倫大義感感泣輸平焉平陽商來糴粟有浮金然金醃者也不可反則大量酬粟無今

浮佗貸不能償者多焚券貰平居好讀陰騭書及
小學故事其行多出此子四叔孝爲學官以孝義
著名
瞿嗣興字華卿姑蘇常熟人也少生宦家好射獵驅
逐飲酒爲樂不喜書無何父失官貧嗣興即折弓
矢脫累故態躬力穡以事親與妻孺人顏色服養
惟謹母病疽天熱疽潰散不可聞嗣興跪床上執
蒲葵扇驅蚊蚋以手摩穢刷汗扶卧起不解帶者
三旬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技窮弗效起
引刀刲股肉羮之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五日矣

見羡爲握筋食一盂幾盡因遂愈母後感疾思啖菱菱時未葉遍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索之竟日手足皆爲腫餓得菱實三驰歸遺母母疾如失既而貧益甚食弗繼嗣興曰事急矣脫㭊守當如父母何乃携家入蘇州城詣富家貸錢爲小賈轉息爲生巳稍裕凡父所欲無不致也後稍居積爲中賈巳益富則好散務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得楮幣若干錠視其名市井小夫耳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墜田宅券若他珍於地者嗣興覧之曰券書失啓爭迹其人還之則權貴家奴也失主

券方大怖欲死得之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饑歲
出糶有寠夫來告糴嗣興憫之受其錢五千陽怒
之曰汝糴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取蔬伍
錢授以楮幣十倍曰餘當以錢稗我鬻蔬者曰吾
鬻蔬供朝夕耳顧安所餘錢耶府君笑曰第持去
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類
如此凡負販者給直恒過適家人怪之嗣興曰彼
胝肩背求錙銖為生忍與之較耶歲饑常孰來依
止者數十輩僦館而食之疫作躬粥藥撫視賴以
生嗣興晚喜浮屠家言已復閱儒家言好之戒其

二子曰我少不學今老而始悔汝曹勉之比得疾恐忿慮亂晝紙爲圓圈揭屏間常目之年八十有四卒子莊貴贈禮部員外郎

徐煬字文光饒州樂平人隱居嗜學永樂中父被誣逮當徙邊煬與其弟文職爭詣吏求代吏遣文職行煬卒能以其道竟歸之居父母喪率致哀苫塊殯葬一遵朱氏禮同産及三從昆弟同居者五百指而主家有法外內雍穆無間言擇子姓齋遣從良師受經其仕者戒以毋瘝職業孤上恩撫弟遺孤子特厚他子族人貧不能葬者具儀物葬之鄉

人構爭來質平煬諭以禮義無不靡然化者晚四子七孫而仲子碧舉鄉試授官

湯陰鄭氏小元村人也不析爨七世矣其人皆敦朴尚義不失口於人世之機詐不知也鄭多田饒於財然男力農耕時間出治賈女習蠶織閫外不聞也諸農賈所入皆困之有婚嫁者族長主其費寸布斗粟而上無或私者成化間歲凶其人鄭五老者出粟千斛助賑雖未遑文字乃其行與古篤行者埒矣五老行賈於臨清毎歸倒槖囊錢帛委地公之家妻子不睨也崔學士銑曰奕奕篤鄭肇自

山西自西徂河于蕩斯樓族大而昌其德孔彝人亦有言俗薄不醫維鄭作砥底其企而彼飭而僞樹閼表閑顧兹篤行潛可遂滅我銘世德大鄭烈烈

王惟德字輔之鄆州人始爲童子時父行戍川蜀惟德侍大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大父母没親負土成墳終喪不嘗酒肉家故饒於財後父歸以好施隨盡惟德竭力以效之有所予必稱父命以致家以終窶一以養親治經爲事性温克樂導人於善

鄆鄰多鬬者徐以義理辨告之莫不感悅解去鄉

人稱之王君子卒甚貧子大臨通經有行誼爲諸
生月受俸於州學錢二千積不用父之潚三十萬
乃舉兩世未葬之柩畢葬之
吳孝子駒者建昌南豐人讀書通大義孝友天性日
侍父母左右進飲膳必親昏定然後寢諸弟化之
居家幼稚狎侮者必訶斥或曰幼孝子曰吾聞曾
氏之門幼者不詈人非性然也蚤諭教之力也父
傭里人爲給里力胥曰吾甲也誘而縛之時孝子
有他適朝宗率諸子爭之毆胥誤致死法當坐孝
子曰父老矣弟幼且無後自詣令求代令難之孝

子曰以子代父何不可况殺人者實駒非父與翁也令聽之孝子侍父於獄朝夕起居猶荷校立侍人咗歎其孝會詔讞疑獄行在行至淮被病卒羅修撰倫傳其事

康綬字在章吉安泰和人事母孝貧拮据營養以庠生應有司試名在高等會母疾而留家衆强之行竟不往而母卒遂終身不復應舉與妻王竭力事祖母祖母母劉安其養翁廷評紀每歎曰愧我徒爲孫兄純客死疫大作道鮮行人匍匐烈日中舁其喪百里還葬事寡嫂曲順日衣冠肅揖慰存之妻

王亦姑視嫂取糲讓甘布葛推共也嫂有女與女夫俱天收其孤鞠之使與嫂俱冠而後歸之宗父之廷許卒于官與妻任內外務而成其子於學綜家無厚儲恬居寂守而好士不厭又舍別擇士尊顯矣或怙侈滅義亶貌敬之至行義修明之夫郎憔悴困厄顧屈巳傾下焉客至妻王輒治具芬絜應時至又時時從屏間竊聽客言得其人一日客去王迎問君所禮誰歟此其人與人易合其去人必速盍愼之巳果非佳士故鄉人曰闇齋門不踵惡賓盍亦有內相焉

李阜嘉魚人父教諭曾没於官阜時尚幼已能求父書奉母挈諸弟匍匐扶護歸多識强記念母多病不謀仕旦夕與婦謀所以便母者母痛亦痛飯亦飯病亦病也兄豪酒一飲或盡酒一石每出從所親飲自旦至日晡醉而歸阜日率諸卑幼迓於途不至則徑至飲所扶護歸徐徐而隨肅肅而趨莫敢少拂其意兄弟四人相師友而庭無間言季弟官至都御史自視漠如足未嘗至公府子二人承芳承莫自有傳陳公甫銘其墓曰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恥父疾子侍弟扶兄醉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

林彦愈廣州寶安人林學傳光之父也少服賈困魚鹽久乃厭好惡之滑和若有得也手書小紙示其子光曰樹立宜如是則范文正晝虀粥長白山時事也已復購文正公全集畀之曰是爲汝師光所欲購者書惟所欲不問直多寡光夜分起讀則戒之曰吾聞亥子之交血行經心則神之所守也設令勦形神得官何有哉吾聞欲速不速必欲速速僨非善爲速者也光舉於鄉不即仕從新會陳公甫先生學詠茅覺山爲修業之所彦愈喜則董工

築不自休少暇輒爲光録朱子語類至四十三卷值梓行乃巳光旣杜門攬山發憤曰不培不暢不晦不光同時士多紆靑紫耀閭里彥愈視之漠如也呼光謂曰汝學能有立吾啜粥飲水死不恨矣蓋父子間自爲知巳如此彥愈虔於事死遇宗族內外有恩接小夫孺子常情所不屑者惟恐小拂其意身所服用非極弊不忍棄至承祭祀接賓客則儼然明盛焉

應昌字克盛台州僊居人翰林編修良父也睟而孤鞠于母陳稍長讀書知大義卽務爲躬行出從專

藩司監手奉公不以私自汚走京師白母苦節得表閭會日者言母壽當盡卽斷酒肉徒步走抵徐血趾而登舟欲急歸省比抵合聞母固無恙而兄病疫劇晝夜走山谷穿虎豹羣以歸日夜檢藥物兄愈而後卽安仕爲分宜尉俸入雖薄晝移以養母及遺孤侄自奉敝衣糲飯晏如也遷官勤敏介毅表四邑丞簿尉自入國朝百五十年惟昌列祀名宦中巳謝事歸養至徐聞母訃不食者五日比壟廬於墓得痱病衆强之以還終禫苦塊時年六十餘矣遇二親忌輒號泣不食者竟日及八十家

衆叩首請始一食家甚窘極力營大宗祠以祀先及建考妣墳族里薰其誠孝率慕而行之鄉有乞假雖衣被靴袍無所靳誨二子以身教每讀書至古人忠孝大節呼二子戒之曰吾以少孤失不以儒發身遺若等也若等幸得仕當忠君體國法古人年八十四而終

張頎字士表泉州惠安人襄惠公岳高祖父[illegible]爲人長身豐下有威儀力行仁義卹孤貧賴以自立者數十家嘗歎曰男兒生無益於時縱守不貲秖資子孫愚不肖耳作家塾延名儒教子孫親戚子弟

來學者悉廩之歲大疫朝夕持糈漿藥餌戶遺之勸勞有恩意宰里司徵攝會鄉人誓之曰牲翼而上不食正統初沙尤亂大兵南下郡僉大家轉餉軍人恟恟欲逃避頎曰役民必先大戶理勢然也役庸可避乎先自詣縣聽令令大喜僉督餉則部以什伍止宿輸納畢有法暨訖事無一亂行者晩好書延師教子弟暇輒往聽解說有辨論輒出人意表師歎息曰使公曩從受學于業一第豈足道哉頎笑曰科第則吾豈敢第使吾生漢西京時當從孝弟力田科取一資見史冊耳蓋頎常稱國

家於科舉外當別設一科求實材故云然次子茂
字敏實通詩禮記從莆老儒黄先生瑾學黄矜莊
有尺度弇爲容出其門者拜揖高下步武布接如
出一人葢其教也以貢爲桐廬丞始至假柴貢士
騎數月積俸能具馬乃還之天旱齋戒祈禱暴行
烈日中雨大注縣有虎白日於郭外攫人曰是苛
政所致也爲文告城隍痛自刻責虎一夕逝折獄
詳審和緩專以恤孤弱釋寃濫爲心比歸杜門絕
交每晨興深衣謁祠堂焚香獻茶朔望具衣冠㡇
再拜焚香獻茶而退雖祈寒盛暑不廢遇節祭祀

肅齋戒有嚴子弟有惰慢不如儀者戒飭之竟祭無一人敢謦欬出聲者約子孫以儉素雖髫鬌總髦之類非先世所傳淡時態者立呵斥之終身坐立不跛倚行不掉臂晚杖而行一手舉杖其一猶自奉齊心駐杖則端拱如故爲文章莊重典質作字端楷勁正類其爲人雖甚遽必正冠斂容而後起與人交必誠信官桐廬友人子持父骸貯瓦棺歸過之迎致廨設酒饌哭奠家人以爲不祥曰設其生過我得無欵乎何可以死生易念也平生不與人謀私事嘗曰所言公公言之子綸亦孝謹入

侍父終日與虞出外得手書必拱立正讀珍藏之數歲後出之如新赴進士舉下第歸同年生道卒爲殯斂歸其家在南雍同舍生病卒天暑氣蒸熱爲含斂沐浴有高才生爲弘放諷令讀下壺傳讀訖謝曰雖含瓦礫中有滋味謂選得知萍鄉未任卒子英德令恒言曰吾父祖以來無他善惟一語教子孫世念之曰充無欲害人之心而已過不如意事惟曰聽天所命又曰陰謀道家所忌其家世如此子襄惠公岳自有傳具儒學中

易鑑袁州宜春人孝友不妄居父喪戚甚餐毋得其

歡心仲弟没没訓育其幼孤子不啻已子父没季弟時中少為邑諸生鑑為齋資其遊學親師友隆厚而以家督自力使得專意於學也逾父弗衰已時中中第進士歷中外差官鑑喜益勉其勤職事慎守以報國而時中有令名貺宦家率挾勢于有司必遂之鑑獨約子姪非赴公役跡必毋至縣門教族子弟必訓以道義孤貧不能自遂者長育婚嫁之樂獎掖人之善而庇覆其過及鑑没時中布政使上訃京師聞訃哀甚數月猶有悲色可謂令兄弟矣

傅琦字希玉閩人也事父母孝有弟璜盲不能業作父母雖甚愛服食不以齒他子琦推溫美與之而服食其粗糲長請分琦默計其產不足給數口當復合姑許之而自居積服賈視利便田宅市之忽召璜與其人數口與居嫁婚其子女時呼與飲尊之笑言自遣以卒日人以比陽亢宗云閩會府十萬戶山四際而遠艱得木琦倡於鄉月施錢買棺置僧寺中施之見人難急之如拯焚溺其性然也然能慎所與處不輕以言色假人時有言人自為勸沮退為善云

鮑允亨者歙人商也與其弟乘米舟自湖陰之繁陽夜遇盜執允亨弟兄縶之將並殺刃及血出矣允亨大呼曰吾母老即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殺我毋殺兄賊猶豫不自決會大風起雨雷暴至江洶洶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謂允亨曰汝稻紙灰傅血處可痊也君子曰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今觀鮑允亨事則急詐術而後仁義者不可省乎而或者謂風雷之會爲偶然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不足以入賊則江華趙孝之倫虛邪然予聞鮑氏

先有值賊父子爭死賊兩釋之者若允亨其餘烈非邪

秦鎧字國和無錫人祖旭隱居行誼旣沒而人思私謚之曰貞靜先生父永孚與弟仲孚俱以孝見旌鄉人稱之曰雙孝永孚事父母惟其志不忍傷至刺血吮瘡不憚及鎧事孝子夫婦一如之孝子仁慈儉朴鎧溫恭容下中堂無叱咤聲平生饗匕筯不出蔬豆之外母患末疾不能起而痞鎧[illegible]意揣其寒溫饑飽而時飲食之便溺起坐自櫛[illegible]是者十九年舉鄉試不第遂銳爲終養計竟親沒不

仕曰祿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計竊祿耶遇寡姊曲有恩禮重節槩厲廉隅不妄交游足不企公府教子孫尤篤子孫化之修文守禮恂恂敬讓耻爲世俗一切浮揚之態入市褒衣矩步行不問可知爲秦氏子弟也後子涵孫禾梁皆顯而鏜不色喜益恬恬唐太史順之以爲有萬石之質行而轉以齊魯諸儒之文學云

李夢陽讀孔子思有悁語重傷夫時俗之偷也曰惑贋成眞溺華忘實礦金璞玉非其人莫識矣乃人見藝材辨博豪縱赫霍輒歛譬慕效稱其賢或峩

冠飛纓氣使威喝則嗟美敬事之遂令閭閻山野悃朴自修力田飭行之夫闇沕無聞不見禮於輩流吁時之偷亦甚矣今幸知高處士瑾者大梁人也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毋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爲執鞭道傍伺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衣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乏輒劃務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自若不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强迎處士之官郎養輒蹙額求歸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

毋困時舊令得代去爾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於是鄉閭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鷄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嫂子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尚有珣柰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盍今之梁孟而考世者莫識也悲夫

錢清字孟清常州無錫人也生二旬失母自能言詢

得毋儀容即悲慕形夢寐父疾刲股者再皆有感及喪斂莝如禮而哀毀過之春秋祭墓忌祭寢恒哭泣終身生日不受燕賀至老猶然爲諸弟立產成室祠堂之禮品式具備鄉閭周䘏篤於私攰助官賑饑者再內外親舊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嘗製藥以療病造棺以濟死立義塾以教鄉閭子弟其治道路橋梁歲有之不可勝紀也儀觀豐偉望之知爲重厚長者言簡而度行端而恪閭右有健訟者人必舉清相戒勗云

鄒忠字顯之無錫人髫齓時事父母能承意迎色稍

長貨無私畜食無私奉諸親治綜幹務當其親心有外事寒暑雨雪出復必如期至弱冠遭喪毀幾隕宿食喪次者三年年五十忌墓之祭猶號擗不已常以仲兄久病長姊季弟早夭爲恨事伯兄甚恭愛喪之盡哀平居禮度給肅閨門嗃嗃非甚病不內處語孩提必正義延師交友愈久無遷心殺禮賻喪尤腆歲捐租什一爲賑贍饑則捐什二其出貸也遇饑減息如取租君子謂其善居室焉公懷直道表裏無間晩嗜易昧爽起秉燭坐誦久而有得卦賦一詩以檃括其旨邵尚書寶爲記務本堂

稱其可比古孝弟力田有行誼者而文雅過之云

洪什歙人也父行商死母黃二十而寡長育之什生而篤循少許字朱氏女女病痹朱請罷婚什曰不可女業已許我我終不忍以疾故棄之比女卒乃婚他氏母登大耄而病什視疾不啻以身當之日夜奉起居比喪居廬三年芝草產墓下什行商齎用無芬華顧獨赴人急無遺力近屬嘗有齮齕之者終不念仇者死子貧舍視之鄉人有鄭叟者行出賈而妻遣其妾去六月而生子妾家貧利重價將賣之遠方什予重價收之子既長遣之歸爲鄭

叟後有吳生貸什錢而客死生遺槖聽收責者瓜
分之什獨爲經紀其喪實貸錢勿問李興賒什鹽
二千入舟舟覆興自投淮水不欲生什訶止之益
予鹽以賑其急諸嘗有盜什金錢若貲者得之多
縱舍不問其長厚如此什以力爲善數得天常夜
行遇虎虎不啞舟遇風數免失足沈舟底若有人
扶援之者而起比疾病童巫躍起舟言帝高洪君
義辟爲掌簿使遂卒三子奉喪自楚反莝於歙楚
人白衣冠送者無慮千人歙人相率逆喪者倍之
喪即次有素車望望西北來三子曰必鄭少公也

蓋鄉人鄭尚簡老病甚以厚善父故勉來可謂死
生交無讓古昔矣汪道崑曰嗟乎流俗靡靡處士
獨以長者之義終嗟夫六行具矣私謚之曰順惠
處士

劉週吉安萬安人為人淳篤慈惠好澹素惡音樂劇
戲與褻媟畢鄙語或觸之如避穢臭於財利澹然
而事母李孺人以孝聞李疾而痞過寒輒甚週十
餘歲已能左右扶掖及有室猶晝夜侍榻前孺人
卒哀毀動人殯水西倚廬終喪所遺衣篋盡與幼
妹及兄弟之女為人謀勤力周慮如在已事不諧

邑邑不能熟寢晨光起即赴之諸食殍掩胔設粱
施橋爲人利者咸不遺餘力即大冢死必瘞之性
淳篤如此劉故有大小宗祠週簿正會祀儀以聯
族族食指嘗數千子弟無敢有挑達宕蕩者或忤
競請質週和聲氣降顏色撫諭之爭者爲愧屈而
去教子弟孝弟仁讓引古藍田蕊湖訓約及書史
故事解譬或與互荅詩歌以興起其志意久之人
益愛之有友人子弗順避於野一日忽心動就父
所邀週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理宜死柰吾父何
公仁人也敢以死請週許之明日子果死週爲治

其喪塟數年友人死亦如之嘉溪李具顯病且死慮其後盡籍其田廬屬之遇曰吾與君眛平生又居相遠力不逮柰何顯泣曰小人知公公乃不幸憐小人耶遇不得已諾之每歲行跋涉經紀其家有梁士誠者廢疾人也待妻以爲食遭誣訟將鬻妻遇聞而憐之以其金畀焉諸焚券已責者甚衆晩游縉紳間聞越中致知之學肫肫服習建梅陂書舍以待學者後談學者言徑超頓悟陋持守羣然和之若充然有得遇兀兀衆中獨求寡過若已詘然已而言頓超者多躓困自愧屈而遇一未嘗

自多聞人過爲亟掩未嘗出諸口也可謂篤行矣

約論曰經有之至德爲道本至孝爲行本也五品之倫天性各有至焉安處樂循者上矣乃變而不失其常困而彌亮其節舊史許焉非以通天神感靈動足風歟且事變世之所必有也

義行

國朝李疑金陵人金陵俗以逆旅爲利一室月責錢數千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睊睊未瞑即輿棄之而欲其貨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必恩如此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

致爾也獨疑以尚義聞居通濟門外訓閭巷子弟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資爲生疑固貧甚然獨好周人之急金華范景淳爲吏部椽得疾無它所子弟人危之不肯舍扶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汚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

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逆旅邸願自取之疑謝不取景淳曰君不取我死將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買棺殯於城南舉所封者囊寄其里人所書召其二子二子至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饋謝卻弗受反賸遺之平陽耿子廉逮至京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知之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出有急寧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產而爲雨露所中則母子俱死矣吾寧舍之而禍可也俾婦邀以歸產

一男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
報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義行寂
著云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好學攻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
急難父一元故游宦江東因遂家金陵兵部主事
常允恭者父友也天下亂死九江家破母張氏年
六十餘老矣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憐之者曰今
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母盍往歸之張詣譚
譚謝不納則大困念允恭嘗宦金陵則哭走金陵
問允恭親交無在者問一元人曰元死久矣獨子

環存家坊中門值白鷺洲門有雙橋樹可辨也母服衣藍縷泥行走環家環故嘗識之是時環方對客滿座見母至怠之已忽省問之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於斯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其妻子曰是常夫人也亟出拜拜已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作糜粥食母抱衾枕設寢謹事之於是母問其子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事環知其故人無在者即有之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爲慰之曰天方雨雨止行爲母訪尚無人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主事君交好如

兄弟今毋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導之也願
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阻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
家貧念不可久也甬止堅欲去問他故知環令媵
女從其行至莫無所遇而反環乃購布帛爲製衣
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
訴怒環私戒其家人必順其所爲勿以困故事厄
老人不謹母念其少子不得見而病環親奉湯藥
飲之如是者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從祠祀會稽
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語之故居半歲伯章乃始
來則母子相持哭不自休是日適環生日也家人

意忌以爲不祥欲止之環曰此人情何忌既而伯章見母老竟捨之去不復顧而環事母彌謹終其身母且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世世如杜君言終卒環具棺槨殯斂之葬之鍾山歲時祭其墓環後爲晉王府録事有名與學士宋濂交濂爲傳其事如此

贈尚書楊逵卿者建安人少師文敏公榮父也事父母有至行好施與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施者必有内自媿之心施於人而使其心愧耻以爲辱猶之不施也必使受吾施者以爲所當然而卽其心

之安錢可耳元季亂歲饑民至有相食者達卿發所藏米振之乃指其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樹一木予穀若干於是衆爭願爲出力來謂穀旣集則如所願樹木多寡數立予之不籍識其姓名亦不較其所樹木能如數否也人爭爲致力居數歲木欝茂皆中材則太息語子若孫曰不自意木今盛乃如此其毋苟自私有將造學室造神祠若橋梁津渡需材者畀給之有貧無室沒無棺者畀給之毋苟自私其用意如此

汪濯慶衍者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

患難人有故叩之即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學如經界如隅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許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顧嚌恩圯義而鬨於役者獨憚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為三等定著之金差次於籍而衆裒金以畀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

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要束無遠者旣又以裒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峻於役而及則會衆擘家釃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大守吳公大會之延灌等及它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循遣巡檢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

畢集吏覬功悉論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扞令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繫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　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輸轉華亭夏宗顯者奉法甚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縣賦輒先時而集聯事皆則之宗顯喪毋毀兄及孀姊老而寠恭養之撫異毋弟有恩訓誨子弟勉於善歲凶多賑貸稱長者云

章和字智和浙鄞人永樂初徙江南殷實戶實北京

家當行時和年十有九已爲府學弟子員矣自奮曰伯兄家督子也不當徃季弟弱不能吾徃可也旣至京著籍大興縣受廛城北之安定關彌望砂礫壍其傍作圃藝蔬以爲活勤儉貲寖豐時方創宮殿賦徭百出皆不煩輸將而給且取蔬徧遺鄉曲故舊以爲常稍暇輒手一編誦讀之待人寛厚恭誠爲里閭剸劇定疑扶疾拯難乏絶者不俟貸而賑之學徒從受業者辭其贄故里閭歸仁事咨覆而後行鬬爭需片辭以決有僕爲馳車者所轢死或繫御者以告和曰非故也釋不治後當敬戒

之久而德尊名顯益相戒無犯自簿令至於卿公賢者往往禮於其廬縣慕誌聘以爲總裁郡歲舉鄉飲酒禮必肅以爲賔嘗乞假再歸浙每歸則家衆益親既而諸兄弟皆先卒撫其遺孤加厚始還書招弟之子繪至京繼招仲兄之子紹皆授室而延師教之繪成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紹成京闈貢士後招仲兄之孫鎰誨之亦成進士後家燬於火貲落至飯脫粟不悔請得歸壟首丘許之於是鄉閭之同受廛者或没盡矣其在者非其孫行則子行也皆悉悉涕泗不能舍歸又三年乃卒鄉閭咸

哀慟惜之而京之閭里聞訃喪哭之如私喪

松陽周繹世英者粗通經書有長者行遇過客匱乏者必傾貲濟之客去藐然名氏不省謝也於利養榮名泊如近舍二十里許夜有光熒熒發山中望氣者密語之日此白金徵也是在姜氏山開礦藏發之富可立待也繹如言得山或譏姜氏日世守也柰何乎鬻之繹聞之憮然日是不義乃在吾郎折券歸其山後姜發藏得白金滿羸一日坐中庭有持縣丞告身從驛中遞至者發視之繹氏名州里也莫知所從來詢之蓋繹遇過客有恩故薦

諸朝署而授之官繹笑曰吾白髮垂肩焉用官竟
不上而卒
義烏王性之之没也素服而臨葬者千餘人皆爲洒
涕已乃去葢其感也性之名順幼嗜學嘗登許文
懿公之門讀書必見之躬行里有大鼓湖瀦水灌
田五千畝有奇歲久益圯天稍不雨田咸作龜兆
坼民遑遑不自寧順即集衆與築之約田爲輸作
有差而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溢乾而蓄洩
之民賴其利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工於郡縣縣
胥縁爲姦利即老幼廢疾不任役者悉籍甚者捕

比隣以代順白縣覈實而新其籍有徵發按籍輪役之村疃疾急不能致醫藥順儲峙以待其需鄉閭有單窶者出粟賑貸没給槥櫝瘞之逋錢久不能償焚其券又以爲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孫與共學月旦十五日具觴豆延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堂下而正衣冠中居以孝友睦婣之道誘掖飭導之縣大夫知其賢凡婚姻貲産之訟往往下順所調護之片言取决不復重有辭縣定田賦科繇之籍請順鈎校諸宿獘盡剗順欲進均賦役之策會病卒縣大夫

痛惜之順樂易未嘗有憂色好賢士好法書名畫通周易有欲爲必筮每鄉人飲酒奉律令諄諄爲人講釋之間居無事焚香鼓琴以自樂云宋太史曰古者族師閭胥各掌其鄉之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校登夫家衆寡辨其老幼廢疾之不可任者至於役國事相趨埋無不備極其情意性之之行何其甚類也使里得若人焉則里寧鄉得若人焉邑之民爰得其所矣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幼俊爽博學能文辭元季亂州郡辟不就發越閒請爲州閭師亦不赴浦陽鄭義

門延致之恒躍然曰庶可行乎坐皐比以倡道爲
己責言必稱古人日摩月切子弟率遵化操行類
可觀已退居白鹿山戴櫻冠披羊皮裘帶經耕烟
雨中服則傲睨吟美人莫能測也高郵欒鳳來爲
州牧自造門禮請爲州學師讓不起鳳不得已令
閭右子弟卽其家問道州政有利病移書諮訪恒
具以告裨助弘多後守皆尊重之恒性醇篤無絲
髮矯僞與人語如出肺肝相示耻爲覆藏家無儋石
儲而臨財甚介山坻有誤坐法當大辟者恒哀之
倡隣保白其事坻輒烏捷爲謝頓顙流涕必致之

竟不受州人士求婣栢族者祝栢持其成曁委貨致饋章金幣悉遣去君子曰利可以義取者不之欲况不義者乎

鄭采溫平陽人也性介特從義不屑屈下人年二十始肆力於六經羣史之文攻苦甚積久章成宋太史讀其文以爲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繁而曲盡人意也患經梃多懲創取老子語以曲全自號好施予雖甚貧客至輒欵洽士窮無歸者輒授館或終歲衣食之年薦饑客持券求謁采視其家僅餘粟五斗貸其五之三故人子行遇盜祼跣

走訴朶晝舉衣衾巾履遺之嘗消搉于門見敝衣
躡履行雪中者呼之前予以帛布終不問其姓名
觀朶之爲可廉貪激佞矣
劉髦江西永新人文安公定之父也行業端茂會試
下第歸道遇洚水一女子未沒號救援登舟附載
歸道中皎然不涅抵家婦迓問買妾乎劉告之故
立命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識皆絕復載
還劉命妻審視當爲擇壻而嫁之婦曰渠已無家
君又未有子殆天作之合郎嫁人未必勝君劉固
不可勸諭數四乃處之側室而文安生次子參議

寓之人以與善之報云

張景常字直叟上世易定與人也徙蕭山方童稚失母即能經營葬斂具嘗以縣赴京師客久得父平安問聞子喪終不勝其喜也父喪殯而甦者數四家故富謂濟人圖報亦利非義也正統景泰天順屢發粟賑饑不責償邑東海潮作沒田宅缺稅捐白金三百兩代逋稅散粟六百石瘞殍骼又發粟千石助賑濟關陜河南饑人行剽相食罄帑藏助邊旌閭授階晚教孫課學居閒居一室以玩索操存爲事出與鄉耆舊爲林泉會即讌笑針邪砭癖

務於稼穡賛化齋居置界方揹杖長弓弦楷節矢四物以見意題其端曰古愚嫌白私生理本難欲正不須更離方稱長老宜尚文安公輅目以為三代遺直云

羅慶同字嗣慶吉水人春坊賛善洪先曾祖也性寛慱易良不能繼嗇封殖蓄僮奴治藥劑以給人不計直直顧倍他賈乃益務施給為義出為羣從父後所後父後復有子而出分所後父死三子皆未婚則復合食為畢婚乃分復自割產益之鄙有以田售者闘有急即陰增其直不自言有彭敏敬者但

直過所當驚曰翁誤耶金何多也曰我旣誤出不欲復入第持去他諸類此乃其以不道敗者則槩與常直不溢也一日天大雪夜半聞叩戶聲起問之則他境儒生來爲母市藥者也延入坐嘆曰夜市藥者多矣率皆急其妻君子未有爲其母者子容怛然良苦孝矣爲酒饌飮食之儒生出金釧質藥問母命之乎曰病因不知也慶同曰母病間聞市藥去釧當鬱鬱是益其疾也亟持去手授良藥與之復遣人護之行而火其券居久有騶從帷車來者乃貫藥生母子也持金布爲謝不能却厚贈

而遺之諸他折負券不問者甚衆里有湛陂堰灌民田六十所歲久淤澱人稱分業不可詰則買田爲溝循山麓下通田間歲以有收時里中長老有宴集率視其語默進退爲準雖以家難故廢學而淹書史工草書客至飭館授壺矢觴豆依依旬月不能舍蓋篤厚類此比卒顧無多藏與子孫獨顧孫曾謂曰吾不乳子也今八十有二矣復何憾雖然吾所以至此者有道平生未嘗以錙銖故動怒亦未嘗以錙銖故動人怒汝識之曾孫洪先曰自洪先知學已十年遇財利未或敢苟取尚不忘較量

府君過與直不告古所謂光而不耀其至德也耶
至臨終訓勅語又若操習不懈焉者洪先亟兢兢
矣
王效逾吉安泰和人簡直無他腸亟稱孔子所謂如
矢者自號矢齋然含渾不峭露從父如安慶貸子
錢不好也又厭薄其俗父卒悉毀棄子錢券而家
日落塋二親咸獨力營辦一不闗其兄得遺金於
道跡還之舍南渠春漲溢輒濟之小舫冬涸疊巨
石水中以便涉先塋無後者悉收徙族塋之立石
而識之曰俾後無迷無侇祀後長子賈數倍利貰

贏矣然奉身不厭草惡又耐渴饑與下人同甘苦僮使不稱意不笞撻時佐之引重若欲不盡其力者然他坊長率躪蹂鄉戶倚法相愚唆諸鄉戶心害之莫愛也效逾所領里甲率親附倚賴之縣官數推擇爲里耆亭老以倦公府謝不應日夕從塾師課子子渤舉江西鄉試第一乃自此杜門披書冊不復問外事矣居數歲而病比舍咸謂曰曩矢齋旦昏衣冠詣祖考焚香擊磬肅揖退非出外不廢今磬聲久不聞其無乃病乎效逾劬力倡營祖祠已而火復出貲倡之事未集而病劇孜孜爲羣

處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捄者汲爨而食之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嘻嘻弛然臥如在樂土而忘其身之爲流徙若時之饑饉也始因渰之底深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堤如同字中有口然已因堤之外可田出其土高者環之爲外堤如同字之外圍外堤之北深之爲北池而竇其東南以通中池之水畚北池之土更築小堤以捍渰之暴水堤之內三面爲池出土高築之而作書院其中如同字之中有畫焉秋成與工至首夏適麥熟而散民懽然曰史君活我史君

活我所全活數千人爲墾田四千餘畝爲圩者三潦有防不壞旱得引以灌近淤之田又數千畝自是百年沮洳鬱爲沃壤水降土升淵瀆各效其職萑葦既去生我稻粱堤之隙地亦樹蔬豆緣堤舊池夾植榆榔池中畜魚鰕蘆蘿蕨生生不淰於是即其地立爲義庄歲計田與堤若池之入可得穀千石歲儲之待凶歲之賑因名之曰救荒淤云吏部既失官而家家富冠東南士窮來歸者若貧困就食者咸仰而王學士維楨所稱督府何公棟精研有數大放計然之策家居身所致貲數鉅萬一起

而謀定疆場皆所謂當世豪傑溢潤之林也朱公子貢之倫富好行其德意儻近是乎而杞人張廷恩歙人余育者頗有采焉育少商宋梁間寓劇廛而治靜室其中日閉關吟哦非交豪勢人不售即售受侮壓多負責者育不豪勢人交而終歲息顧與他商埒他商問之育應曰商亦有道焉夫價之昂卑豈一人容力哉吾隨其昂昂卑卑焉故吾身處劇廛而心恒閑也夫爭起於上人吾隨其昂昂卑卑息可與諸君埒而上侮壓又胡從至矣已歸構書院館學子其中而構屋數十楹以居族之貧

無屋者或問之曰散者聖賢之懿而聚者嗇夫之所行也所謂商亦有道儻近是乎而莫務於農桑廷恩自其祖張太公者居杞之西關自墾地數千畝至其父徙杞之草營居焉而以墾地之半分其族亡何夫婦連卒特廷恩年甚少耳族之豪欺而侵其墾地之半廷恩怒直之官竟歸我田杞俗租地畝百錢廷恩曰吾地畝租八十已又殺爲五十於是人爭來租地無曠畝計畝入反倍由是稍居積富矣而廷恩智負氣用才又好施故布衣雄數郡杞多水廷恩主藝稻曰稻宜水也稻熟水大至

或請其智廷恩令其佃人日稻第堆之田人雙其
堆多者四之又令日崇土圍稻堆如堆數於是旦
第往分其稻堆已堆標之幟又令紉其秸而稻崇
土上人衆而力齊卒免於水而是歲獲稻數千石
於是張愈富厚而輕財嘗歲凶糶減其直如稔直
或貧不能直約秋成還直秋成不能還則約來秋
還所直又不能還則舍之正德中勅流賊官軍過
杷饋之芻五千居無何歲凶助之賑出粟千巳而
歲又凶又助賑粟千於是大治屋廬于西岡垣塹
重峻歸雎地曠斥墟莽藪盜而終其身無伏粱遺

縑之譽雖德其施者衒之亦勢使然也後以誣逮如京得白還太息曰嗟夫先民有言富者怨之藪也豈不信哉予樂施人也乃猶不免於禍罹兇它乎於是鬻遠田數千畝而老

方伎

國初冷協律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事元末以黃冠棲吳山巔隱焉徜徉泉石飄然有塵外之趣與誠意伯劉基交基極稱之　國初徵爲太常協律郎與尚書詹同陶凱俱制九奏樂多所裁定謙通於陰陽之變能隱形多異術　高祖

綰以威用肅天下以過捕逮謙且至闕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者以瓶汲水飲之謙且飲且以足入中已遂隱逮者驚訝曰公郎然吾輩皆坐死矣謙從瓶中語曰若輩第以瓶至御前無庸憂逮者如言畀見　上上問之於瓶中應如響　上曰若第出見朕朕不汝殺謙對曰臣有罪臣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問謙安在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移檄四方物色之竟莫能得云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旁通諸術數　建

文祊上書馳日月言北兵且起朝廷以爲非所宜
言逮入欲殺之濟叩　天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
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已而兵果起赦以爲翰林
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伐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
戰功及統軍者姓名一日濟遣人夜往碑下設祭
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帝過徐見碑怒趣左右以
鐵椎椎碎之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録碑文來已而
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而濟姓名適當椎處得
免其祭碑蓋禳也祊濟與邑人高翔會徵翔以濟
好術數止使勿爲濟弗爲止已而有兵事濟勸翔

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與俱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竟死而　建文帝急遣召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難耳立召僧爲帝落髮濟從之亡去　建文帝歷遊滇廣者數十年數遇險得以術脫去本濟力也後隨　帝還至南京人尚有識者後莫知所終

仝寅山西安邑人瞽而聰警學京房易占多奇中正統間遊大同　上北狩遣內侍問寅寅筮之附奏曰大吉是謂乾之巽乾君象變化之物也四初之應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浹歲而更庚者更也

庚午中秋車駕其旋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曜
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正丁
壬合也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歲更九躍
則必飛九者究也乾之用也南面子衡午也必正
南面故曰大吉既而也先人寇石亨召問休咎寅
筮之曰吉虜無能爲踰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
廷議不敢發寅言於亨曰虜順天舉義我中國反
失奉迎禮將不爲夷狄笑乎已乘輿竟還 上皇
居南宮錦衣衛盧忠爲妄言離間 景帝怒殺中
宮阮浪猶窮治不已忠冀得大富貴請寅卜之寅

筮已大詫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罪忠懼遣卽訊乃幷狂爲風狀言供養　眞武得通報如此事乃解　上皇復辟忠誅授寅官

約論曰昔孔子嘗言百世可知矣因於禮而損益其可知也至論國家禎祥妖孽筮龜四體之動變前知必歸之至誠故曰中庸其至矣乎索隱行怪卽後世有述弗爲也以今觀京睢李郭於占卜精中發天地秘㝔然皆以殺身亦烏取前知哉必也李平陵之言本乎經張平子之術通乎道管公明之伎達於聖卒不遁於經常善矣